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

主编 郭石山 喻朝刚

副主编 王锡荣 肖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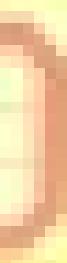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

周易·诗经·楚辞·唐宋词

古典小说·元曲·明清四大名著



65602

I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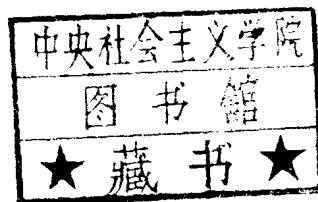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

主 编 郭石山 喻朝刚

副主编 王锡荣 肖善因



200185726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

主编 郭石山 喻朝刚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珲春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 大32开 18.25印张 437,000字

1987年2月 第1版 1987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中国标准书号：ISBN 7—5601—0005—8/I·1

统一书号：10323·14 定 价：3.60元

目 录

第一讲	先秦文学概况	(1)
第二讲	上古文学	(8)
第三讲	《诗经》	(19)
第四讲	先秦诸子散文	(31)
第五讲	先秦历史散文	(41)
第六讲	屈原和楚辞	(50)
第七讲	秦汉文学概况	(65)
第八讲	两汉散文	(70)
第九讲	汉代辞赋	(76)
第十讲	司马迁和《史记》	(86)
第十一讲	汉代乐府民歌	(100)
第十二讲	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	(114)
第十三讲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121)
第十四讲	建安和正始诗歌	(129)
第十五讲	两晋诗坛	(142)
第十六讲	陶渊明	(149)
第十七讲	南北朝民歌	(159)
第十八讲	南北朝诗文	(168)
第十九讲	魏晋南北朝小说和文学批评	(179)
第二十讲	唐代文学概况	(187)
第二十一讲	唐前期文学	(197)
第二十二讲	李白	(213)
第二十三讲	杜甫	(229)
第二十四讲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243)
第二十五讲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257)

第二十六讲	唐后期文学(267)
第二十七讲	唐代传奇(285)
第二十八讲	唐五代词(294)
第二十九讲	宋代文学概况(304)
第三十讲	北宋前期文学(312)
第三十一讲	苏轼(325)
第三十二讲	北宋后期文学(337)
第三十三讲	南宋前期文学(344)
第三十四讲	陆游(353)
第三十五讲	辛弃疾(366)
第三十六讲	南宋后期文学(377)
第三十七讲	宋代话本小说(386)
第三十八讲	辽金文学(392)
第三十九讲	元代文学概况(398)
第四十讲	关汉卿(403)
第四十一讲	王实甫的《西厢记》(417)
第四十二讲	元代散曲(426)
第四十三讲	南戏和高明的《琵琶记》(433)
第四十四讲	明代文学概况(440)
第四十五讲	《三国演义》(448)
第四十六讲	《水浒传》(457)
第四十七讲	《西游记》(471)
第四十八讲	汤显祖及其《牡丹亭》(480)
第四十九讲	明代短篇话本小说(491)
第五十讲	清代文学概况(505)
第五十一讲	《长生殿》与《桃花扇》(511)
第五十二讲	《聊斋志异》(521)
第五十三讲	《儒林外史》(529)
第五十四讲	《红楼梦》(539)

第五十五讲 诗界革命和黄遵宪.....	(552)
第五十六讲 晚清谴责小说.....	(561)
后记.....	(575)

第一讲 先秦文学概况

先秦文学是指从上古到秦统一之前的文学。它包括原始社会文学、奴隶社会文学和秦以前的封建社会文学。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光辉起点，也是后世作家取资、借鉴的艺术宝库。它所蕴藏的巨大艺术潜能，不仅作用于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将影响于未来。因此，学好先秦文学，对于认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特点的形成、发展，以及审美意识的历史渊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归根结底要受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理论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条基本原则。

原始社会文学是原始社会的产物。而原始社会人们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劳动对原始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化。根据近代考古学发现，大约在一百万年以前，中国猿人就已经生存在祖国的大地上。五十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即已开始使用打制的石器，并且发明了用火。五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形态已进化到和现代人一样。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洞穴里不仅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而且还发现了不少装饰品。其中，有钻孔的小砾石、石珠，穿孔的兽齿、鱼骨和介壳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象现代妇女胸前

佩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象是他们的穿带都是赤铁矿染过。”（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这说明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已产生了最初的审美意识。

此后，又经过漫长的岁月，我们的祖先脱离了蒙昧状态，进入了古史传说的所谓“三皇五帝”之世，即新石器时代。那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非常简陋；人们必须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共同占有、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在公社以及由公社联盟结成的部落里，全体成员公选酋长；公社间和部落间，有时发生战争；早期的氏族公社是妇女处于领导地位的母权制，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转为男子处于领导地位的父权制。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便相应地产生了辉煌的原始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以“黑陶”为标志的“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约六、七千年，最初是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而后对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统称“仰韶文化”，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属于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半坡出土的陶器大多都很精美，上边还绘有很生动的图画，象奔驰的鹿，飞翔的鸟，游动的鱼，人面像，以及把鱼形抽象化而成的几何条纹等。其中人面像的嘴里都衔着两条鱼，笑眯眯的，十分得意。这一方面说明半坡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捕鱼和狩猎，另一方面也说明半坡人的审美意识是建立在功用基础上。“龙山文化”距今约有四、五千年，最初是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现的。在其文化遗址中，除发现有渔猎工具、黑色陶器和卜骨外，还发现有玉石做成的环、璜、璧、珠等佩戴之物，这些东西显然是按照一定审美意识加工过的艺术品。由此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和审美观念。

劳动创造了远古文化，也创造了原始时代的文学。原始社会的现实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内容并派生出它的形式。原始劳动歌谣和原始神话是当时文学的基本样式。我国的原始劳动歌谣和原始神话，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录，大多都已亡佚，至今只有极少数流传下来。原始劳动歌谣，是原始人用来协调劳动动作，鼓励劳动情绪的一种集体口头创作。它从生产劳动中发生，又直接服务于生产劳动。比如保存在《吴越春秋》中的《弹歌》，就形象地展现了狩猎的全过程，反映了古人在渔猎时代的生活；伊耆氏的《蜡辞》（《礼记·郊特牲》），则显示了远古劳动人民向大自然斗争的意志。原始神话，也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都处于低级阶段，人们不能对周围的自然现象作足够的科学认识和理解，所以便常常以幻想的形式来解释自然和表达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这样就产生了神话。其中较优秀的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都反映了原始人类同自然界斗争的生活。原始社会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因而文学也没有阶级性。又由于当时没有细致的社会分工和文字记录，所以原始文学又具有集体性、综合性和口头性的特点。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叩开文明社会大门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文字始于何时，现在还很难断定。《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其实这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远古文字当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智慧结晶。西安半坡出土的一些陶器上有不少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符号，近年在姜寨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也有类似的发现，或许这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至迟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夏禹传于（夏后启）的时候即已出现。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自夏禹至夏桀共传十七世，历时四百七十一年。关于夏文化，过去一直是个谜，古文献所载的有关夏代历史也多属传说性质。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夏文化已初露眉目，这就是所谓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其中出土的“陶器上还有文字，有的类似后来的甲骨文”（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这说明夏代已经有了文字，但是否成熟，尚难断言。有关夏代的歌谣和散文的记载，可靠的不多。较为可信的是《尚书·汤誓》所引的两句夏末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反映了人民对夏王桀暴虐统治的不满和强烈反抗精神。

自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十一世纪，是继夏朝而起的殷商王朝。这是一个更为发展的奴隶制王朝。这时奴隶制社会已发展到相当完备和典型的阶段。文字已开始定型，并且有了可靠的记载。其中较重要的有殷墟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中的商朝文告等。

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为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商朝的奴隶主迷信鬼神，并假借鬼神意志来恐吓、欺骗人民。他们专设巫史掌管占卜，事无大小，都要占卜预测吉凶祸福，并把实践的结果用文字镌刻在龟甲、兽骨上面，这就是卜辞。至今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约有十万余片。它们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以及各类奴隶（如“奴”、“臣”、“仆”、“妾”、“奚”等），文字简短、准确，可视为我国较早的记事文。殷商铜器铭文，一般字数不多，内容贫乏，更接近散文的萌芽状态。在散文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尚书》中的《盘庚》三篇。它保存了商王盘庚迁殷时的几次讲话，虽然文字深奥古朴，但却充满了感情，并且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在神话方面，较有影响的是“玄鸟

“生商”。这则神话已与原始神话有了很大不同，它已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殷商的诗歌至今所存无几。《易经》中的卦辞、爻辞可能保存了一些。《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到底是商诗还是春秋的宋诗，学术界尚有争议。总之，奴隶社会文学由于是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派生，因而与闪着人类童真光彩的原始社会文学迥然不同，它充满着沉重、神秘、恐怖和暴力，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那个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南），历史上称为西周。自此，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广大农奴和平民不断起来斗争，加之被压迫部族的反抗，到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所杀，西周随之灭亡。幽王之子平王，在晋、郑等诸侯国的保护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称为东周。所谓春秋即从此开始。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其间，曾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共收录了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情况，展示了勤劳而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画卷，堪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与比兴艺术手法的开端。它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一时期的散文尚属我国散文发展的早期形态。代表作品主要有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文告体散文《尚书》中的部分《周书》，语录体散文《论语》，以及西周的铜器铭文等。它们为春秋以后散文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约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我国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伴随

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地主阶级及商人的兴起和“士”阶层的活跃，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局面。表现在文学上首先就是散文的勃兴。一些散文作者为了申述政见，驳诘论敌，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向人民群众寻求可资凭借或给予支持的力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则又必须注意语言的提炼、辞章的修饰和逻辑的严密，甚至为了增强说服力，还大量地采用了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谣谚俚语。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著作不但富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上都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其中对后代散文发展较有深远影响的，在诸子散文方面：有气势逼人、感情充沛的《孟子》；有恢诡谲怪、想象丰富的《庄子》；有风格深厚、长于说理的《荀子》；有笔锋犀利、逻辑严谨的《韩非子》。其他诸如《墨子》、《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也都各具特色。在历史散文方面：有内容宏博、长于描写战争场面和刻画人物的《左传》；有善于表现谋臣策士论辩言行的《战国策》；有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的《国语》等等。总之，这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它对于后世的文学乃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末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著名诗人——屈原。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理想，品格高洁，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他继承了古代神话和楚地民歌的优良传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李泽厚《美的历程》）进而激发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源头，创造出了富于楚国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楚辞》。《楚辞》的出现，使《诗经》以后的近三百年诗歌创作有了新的飞跃，揭开了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自此，《诗

经》和《楚辞》双峰并峙，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

散文和诗歌的巨大成就，为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虽然零散、缺乏系统，但一些重要观点业已提出并得到初步阐述。如孔子的以“诗教”为中心的文艺观和“尽善尽美”的美学观，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艺批评方法，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崇尚自然的文艺观，荀子的“乐论”和墨子的“非乐”以及韩非子的“以功用为的彀”的文艺观等，都曾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先秦文学是以其创新、突破的生气勃勃的开创精神为其基本特征的。它产生了众多的文学体裁，积累了众多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同时还为后世提供了多种风格的典范作品。它不仅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世界文学增添了光彩，成为世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值得我们炎黄子孙引为自豪的。

第二讲 上古文学

人类最古老的文学样式是诗歌，诗歌产生于原始社会集团劳动过程当中。尔后是神话，神话是有神观念发生以后的产物，而散文则是人类发明文字之后才开始诞生的，很有可能是从韵文蜕变出来的。保存在我国古文献中的、可被确认为殷商以前的一些文学作品，证明了文学发生发展的这种“轨迹”。

一 诗歌的起源与上古诗歌

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鲁迅的话道出一个重要真理，即诗歌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最早的诗歌是劳动歌。《吕氏春秋·淫辞篇》说：“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讬’，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高诱注：“‘舆讬’或作‘邪讬’，前人唱，后人和，举重効力之歌也。”但很可惜，最原始的劳动歌已很少保存到今天。《诗经》里有几首劳动歌，如《芣苢》、《十亩之间》、《伐檀》等，已是诗歌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与直接产生于劳动并服务于劳动的原始劳动歌已有所不同。

诗歌是怎样直接产生于劳动实践的呢？

首先，劳动为诗歌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是物质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人的大脑和语言的直接产物。而两者又是在劳动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其次，诗歌是在劳动中直接发生的。最初是劳动呼声，它是适应劳动动作和调剂人体生理需要而自然喊出的有节奏的声音，如前所述

“舆搏”、“杭育”之类。人们在这种呼声中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激励情绪。但人们并不满足于表示简单的感情，往往有更复杂的思想要发表，于是便在呼喊的间歇加进明确的语言，使语言有了歌唱形式，呼声有了确切含义。这就形成了原始社会人们抒发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劳动歌。最后，劳动直接规定着诗歌的内容、节奏和韵律。原始社会人们的主要社会实践是生产劳动，因此那时的诗歌内容必然多与生产劳动相联系。如《吴越春秋》记载一首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说的就是一个猎手在用弹弓猎取禽兽。又如《易·归妹·上六》的《剥羊毛歌》：“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说的是一男一女在割羊毛。同时，因为诗歌直接作为劳动的伴侣，所以劳动和劳动工具的节奏、韵律便派生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如原始劳动动作往往是简单的一反一复，而与之相应的劳动歌便大多是二拍子节奏。二拍子诗是诗歌的原始型。这就是《诗经》当中四言诗的由来。又如，不同的劳动工具接触不同的劳动对象，发出不同的有节奏的连续音响，这就影响了劳动歌的不同押韵法。

诗歌最初从劳动过程分离出来，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块的。《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就是那时的情形。由于歌舞音乐能够娱人，并能激励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情绪而提高其劳动效率，因此人们误以为它有一种神秘力量，也可以娱神并効治神灵。于是使用这种歌舞音乐来祭神，并通过祭神来实现自己某种功利目的。这就产生了祭歌和咒语。古老的祭歌、咒语是在劳动歌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它的一个分枝，大都紧密联系着劳动生产。保存到今天的如《伊耆氏蜡辞》、《神北行》、《禳田者祝》、《祠田词》，以及《诗经》中的《载芟》、《良耜》等，就是这样的比较古老的祭歌、咒语。

关于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的起源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有

许多错误的说法。例如起源于宗教颂歌、起源于游戏、起源于剩馀精力的发泄等说，都企图把它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分离开来。人类固然存在着爱美、爱艺术的天性，但是这种天性之不断得到表现和满足，绝对离不开生产实践。离开生产实践根本不会产生艺术，当然就不可能有诗歌。

我国上古诗歌保存下来很少，而且年代多不可考，只是依据它们的内容和风格大致知道是属于这一时代的作品。除上面所提到的几首劳动歌和祭歌咒语之外，还有一些反映古时战争、刑罚、徭役、婚姻、日常生活和习俗的作品。少数作品更通过一定具体形象的描写，反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抽象的理念的认识。这些作品大都保存在《周易》的卦爻辞里面。例如：

得敌，或鼓或罢（疲），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描写战胜敌人，抓获俘虏，战士有的鼓舞，有的疲卧，有的激动得哭泣，有的兴奋得高歌。把战后的气氛写得很生动具体。又如：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睽·六三》）

写一个牵牛赶车的人，他身受刺额头和割鼻子的刑罚。又如：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写行役之人的艰苦。前两句是比兴手法，用明夷鸟垂翅而飞，形容这个人很疲惫。又如：

屯如邇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反映了古时抢婚制度。前二句描写骑马而行的状态。又如：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

比喻有些人硬顶乱撞，陷入困境，进退两难。用具体形象阐明抽象道理，颇饶哲理意味。